

關於石晉華創作的後現代性解讀

林田富

靜宜大學藝術中心主任

pu10580@pu.edu.tw

靜宜大學藝術中心成立七年來，每年的展覽中，總會安排一到二個比較「前衛」的展覽。每次輪到這樣的展覽上場時，就是一年中我最痛苦的時候。這期間，我總要面臨不斷的批評、挑戰、質疑，彷彿過去努力的成果一夕之間，就要化為烏有。開始的時候，我總會很有耐心的從現代主義談起，慢慢的談到一些後現代的現象，並用來解釋一些藝術家的創作理念；慢慢的，我會覺得是不是用錄音機來回答會方便一些；實在不行的時候，我就會引用畢卡索的話來回答：「你不懂德文，並不等於德文不好。」講這種話很不負責任，但是很有效。問題是，總不能為了省事，乾脆不安排這樣的展覽，不是嗎？

藝術中心這個月的展覽 - - 「笑話計劃 - - 石晉華個展」，就是這一類令人煩惱的展覽。他的「笑話計劃」裡頭的笑話，多數是網路裡頭過去看過的，雖然有幾則多看一次還是很有趣，但是經由他透過攝影以冷漠、疏離、甚至令人不愉悅的方式呈現出來時，觀眾多少會有被冒犯的感覺。其中有一則笑話 - - 「人生像大便」，內容是這樣寫的：

人生就像大便，一旦沖走了就不會再回來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怎麼拉都是那個模樣，可是每次又不太一樣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有時拉得很爽，有時卻拉得五官糾結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你永遠不知道會拉出個什麼東東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想要怎麼結果，就要先怎麼栽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隨時隨地都可能突然想嗯嗯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往往努力了半天卻只進出幾個屁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就算點綴得再漂亮，其本質還是一樣的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只有自己默默的勇敢面對。

人生就像大便，有青才敢大聲。

所以，就像大家常說的： - -

「你去吃大便啦！」

你要認真融入自己的生活。

這則笑話以文字表達的時候，並不覺得有何不妥，但是，當石晉華用攝影機把馬桶裡的大便拍攝後，把它當成作品連同文字放大到超過二百公分，並且把它當作作品（類作品）在藝術中心展出時，觀眾一時之間好像聞到藝術中心有一股臭味，內心難免會有一絲疑惑、不安、憤怒。畢竟，藝術家拉的屎，還是屎，還是臭的。

面對這件作品，對西方藝術史有些概念的人，必定立刻會想到杜象。杜象在一九一七年，把一個小便斗簽上一個虛構的名字（R. Mutt），並將它命名為「噴泉」後，寄去參加獨立畫社（Society of Independents）的第一屆展覽。當展覽單位收到這件作品時，驚嚇得馬上把它藏在儲藏室，根本沒有展出來。但是，這件作品現在被巴黎現代美術館收藏，並且成為經典之作，美術史寫到二十世紀、寫到後現代主義，沒有一本不提這一件作品。



後現代主義或是後現代，一般都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算起。但是，提到後現代藝術，一般人都會把杜象算進去，把他當作先鋒，或是先知吧。然而，杜象這件作品「噴泉」的時代意義，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裡？關於這點，我們必須簡短的回顧一下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藝術發展。

西方世界，在文藝復興以前的中世紀，幾乎可以看成基督教世界。在藝術方面，藝術題材除了聖經故事，還是聖經故事，所以歐洲中世紀的藝術史可以說是一部「聖經史」。因此，有學者就認為，文藝復興以前，個人只有為上帝存在的的工具性價值。文藝復興時，以人為本的思想逐漸興起，並且導致西方的啟蒙運動。啟蒙（enlightenment），指的是通過理性或自然之光，啟發在封建陋習及宗教傳統下被無知、俗信或教義所支配的民眾，將他們從蒙昧中解放出來，藉自由思想、科學知識及批判精神，使人自覺人之存在本身的尊嚴與價值。

啟蒙不僅只是哲學思潮，更是一個文化運動，旨在實現自由與知性等理念的大眾化時代。當時重要的思想家伏爾泰在他的房門上刻著「上帝創造了伏爾泰」，然而，「伏爾泰」的字體卻大於「上帝」，何以如此？因為宗教式微了，人抬頭了。

笛卡兒的「我思故我在」，意謂著人的主體精神是一切存在的根本，當時西方社會是以基督教為依歸，笛卡兒首創人乃萬物中心，建立了「我」的積極意義。

藉由啟蒙而來的自由思想、科學知識及批判精神，改變了整個歐洲，在思想上，解放了歐洲的人民。此時，理性主義大行其道，並導致整個西方世界的現代化。

十九世紀中以後，由於內燃機的發明，帶動了西方世界的產業革命，資本快速累積，大都會逐漸形成，國家富強到必須為資本家去開拓新市場，去建立新的殖民地。在理性主義、科學精神之下，一時之間西方國家看似有很大的斬獲。西方人民充滿著信心，自認為是文明的世界，甚至認為在理性、科學精神之下，人可以征服自然。此時，藝術創作者獲得新的資

本家的支持，從以往為教會、貴族的喜好而創作中獲得解放，逐漸進入顯露藝術家個人特質的時代；十九世紀末開始，各種流派的藝術風起雲湧。

就在一切似乎很美好的時刻，強調理性的西方世界做出了最不理性的行為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，大戰不但摧毀了文明的成果，同時讓二千萬人死於戰火之中。過去強調的自由、人權、人性尊嚴，一時之間成為西方世界最大的諷刺。杜象的創作以及達達主義便誕生在這樣的環境中，他們對傳統價值、理性主義、現代化、工業文明等等提出質疑、批判、否定，正如達達主義者當時提出的宣言（止痛藥先生的宣言）所顯示的：

「達達是贊成也反對團結，並堅決反對未來。達達仍然處於歐洲軟弱的架構中，它仍然是狗屎，但從現在開始，我們要拉出顏色繽紛的屎來裝飾各國領事館的旗幟中的動物園。我們是馬戲團的指揮，在會場的風中吹口哨，在修道院、妓院、戲院、現實、餐館中吹口哨。達達與他們的看法不一樣，因為藝術不是嚴肅的東西。」

因為對現實的失望，進而否定現存的一切。

令人更加不堪的是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緊接著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人類似乎從來沒有學到教訓，也從來不是用理性、和平解決爭端。接連的悲劇，使知識份子意識到，人不應該自為上帝，人應該更謙卑，人不應該是一切存在的中心，也非宇宙的根本，不可過度的自「我」膨脹。

接連的兩次大戰的結果，造就了貧窮的歐洲、富強的美國，由此之後的現代化、國際化，簡直就成了美國化、一元化。這樣的結果，讓歐洲國家對美國產生了戒心，加速了「去中心」、「去一元化」的後現代思想。

有一種觀點認為，後現代主義專講「摧毀」和「否定」。它的功用就是消解我們的理論和摧毀現代文明套在我們身上的枷鎖。在生活中，他們反對男權主義，反對種族主義，反對人類中心主義，反對父權制，反對經濟主義等現代文明的「毒瘤」；在理論上，他們貶低資本主義的工業文明，企圖消除人們對現代理論的依靠。

另一種觀點認為後現代不僅具有摧毀、解構和否定性的一面，而且蘊含著積極、肯定、建構性的內涵。後現代主義不同於否定主義。其否定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「辯證的否定」，它反對任何假定的「大前提」、「絕對的基礎」、「唯一的中心」、「單一的視角」，目的是為了解放思想，拓寬視野，為人們爭取自由。

後現代的特質就是：知識純化的瓦解、內在本質的放棄、後設論述（metadiscourse）的放棄。過去被推崇的傳統、經典、價值，全數遭到推翻，全成了狗屎。取而代之的經常是，東拼西湊、無厘頭、令人錯愕的現象。

最近周星馳的電影「功夫」吸引了很多關愛的眼神，甚至引起了學術界的討論。很多人，尤其是一些念茲在茲希望建立可大可久的制度、典範、永恆價值的衛道人士，總是難以理解，甚至大嘆在當代社會的無力感。他們總是難以理解，這種搞笑、無厘頭、無關宏旨的電影，為什麼能大行其道，廣受歡迎。

我們也經常發現很多家長在觀賞綜藝節目的時候，只要出現大 S、小 S 的鏡頭，便立刻轉台，並且在心裡頭咒罵，為什麼這種曾經被報導有嗑藥、搞性派對嫌疑的人，可以大紅大紫，大受年輕人的歡迎，深恐他們不入流、負面的行止影響了自己的子弟。其實，這些現象都跟今天學術界經常提到的後現代有關，或許我們可以將這種現象視為後現代社會的後現代性。

到此，我們必須回過頭來談談「笑話計劃」，其中有一則笑話「東方不敗」是這樣講的：

「話說東方不敗得到葵花寶典以後，迫不及待地翻開第一頁。面對『欲練神功，引刀自宮』八個大字，他倒吸了一口涼氣。苦苦思索了七天七夜之後，終於痛下決心，喀嚓一聲，引刀自宮。

強忍著身體的劇痛，懷著凝重的心情，東方不敗緩緩翻開了第二頁，映入眼簾的又是八個大字：「若不自宮，也能成功」，東方不敗當即暈死過去！好不容易，東方不敗終於醒來了，他想反正都自宮了，還是趕緊練功吧！

於是他又緩緩的翻開第三頁，又是八個大字：『即使自宮，未必成功』，當場東方不敗又再昏死過去。過了幾天，東方不敗再度醒來，他憤憤不平的繼續往下翻。他發現整本葵花寶典都在討論自宮與成功的關係。

這時東方不敗已經接近崩潰邊緣，在翻到倒數第二頁時，他終於看到了結論：『若要成功，不要自宮』。

這時東方不敗又快昏死去了，但他心裏想：「不行，我要把最後一頁看完，那是我最後的希望！」於是他還是緩緩翻開最後一頁，定眼一看，仍然是八個大字：『如已自宮，就快進宮』。旁邊還有幾行小字：

作者：皇宮淨事房編審

發行：朝廷編譯館發行

這時東方不敗已經撐不住了，當下吐血而亡，一代梟雄就此殞歿。」

我經常很好奇，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力氣企圖想要理解一些後現代藝術，是不是都陷入了東方不敗情節，就好像評論家布荷東（Andre Breton）使用了無數的語言文字，想要解開杜象創作「大玻璃」（新娘被他的漢子剝了）之謎一樣，他形容這件作品「如何以哲學的冥思、運動的精神、科學的知識、幽默的態度在處女之地來狩獵。」並宣稱這件作品是二十世紀裡最重要的作品。但是到頭來，不禁令人懷疑，這篇評論是否成了葵花寶典，企圖理解它的人就成了東方不敗。

其實面對千奇百怪的後現代藝術，也不是那麼難理解，許多藝評家在推介這些藝術創作時，套用了一些高來高去的語辭，讓觀眾一頭霧水，增添了一層無聊的神秘面紗。我倒是很欣賞、羨慕時下的年輕學生，他們以輕鬆的心情觀賞，以會心的微笑回應，這些作品就好像他們頭上大紅大綠的頭髮，這是他們的生活，這是他們的藝術，這是他們的時代。

畢卡索對於許多一心一意想要理解他的藝術的人，曾經嘲諷的說：「每個人都想瞭解藝術，為何不試著去瞭解一隻鳥的歌唱？」

儘管如此，觀眾總難免有一些疑惑，這是好的藝術創作嗎？

是不是好的藝術創作，劉國松教授曾經告訴學生：「先求異，再求好。」所謂「求異」就是要分辨是「創作」，還是「抄襲」，如果不是抄襲，而且有一定高度的內容、質感，那必然會是不錯的作品。

石晉華此次展出的作品，不僅是笑話而已，作品裡頭呈現了當代人的冷漠、疏離、矛盾、顛覆。我們不僅展出他的作品，也展出了他的原始計劃，以及創作過程的紀錄，對於理解當代藝術應該有一些幫助。

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展出類此的「前衛」觀念藝術，只是儘量為觀眾呈現多元的文化、多元的思想、多元的價值而已。

藝術創作經常呈現出來的狀況，就像是以下這則禪宗的偈語——「世外人法無定法，然後知非法法也。」當所有的可能都已經發生，當所有的遊戲都已經被玩過時，對於當代的藝術創作者而言，有時候要找到這種「非法」的法，還真是不容易呢。

這不是一篇葵花寶典，也不冀望觀眾、讀者成為東方不敗；畢竟，皇宮已經不在了。

圖片：

現場實況：



作品 人生像大便



杜象 大玻璃





作品 東方不敗